

## 上影集團的反擊

大陸電影界的一場政治鬥爭

上影頭目發表講話，維護「謝晉模式」。

借機報復，矛頭直指第五代電影家及陳凱歌。

電影官僚作「反資」唱和，第五代幾乎成了紅衛兵。

探索影片一波三折，難以存活，平庸之作卻平安通過。



▲吳貽弓：矛頭指向第五代。

在今年初大陸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國影壇難免受到波濤洶湧的影響。被認為是中國影壇巨匠的上海電影製片廠首席大導演謝晉的新片《芙蓉鎮》，會遭官方留難。不過，由於謝氏在藝術上的伸縮性和影片本身的宣傳價值，該片經過一番及時的修剪，終於在三月公演了。近來在改革主力趙紫陽和保守大員鄧力羣一伙的較量當中，《芙蓉鎮》也成為爭端之一，似乎趙認為此片可以出口，而小鄧則極力反對。在高級政治家們鬥得不

□白杰明

的非難。我覺得，這樣做客觀效果上是在把中國電影引向歧途。」他頗為得意地描述了上影廠去年的

影片在數量、質量和票房各方面的優異成績，並亮出磨刀霍霍的架勢質問：「恰恰在上影創作和生產比較繁榮和活躍的時期，卻出現了一次、兩次、乃至三次對上影的衝擊波，而且大有把上影老中青一網打盡的勢頭，難道這是個偶然的現象嗎？」

吳貽弓顯然想效北方的一些文藝打手那樣，利用「反資」運動打擊異己。去年本有傳言說吳貽弓可能進京做官，甚至說他要坐上了丁喬的交椅（丁是廣播影視部主管影業的副部長）。另西安的吳天明

（《沒有航標的河流》、《人生》及《老井》的導演，西影廠長）也被提名，但他寧做事業家，不願沉浮官場。

### 矛頭所指：第五代電影家

吳貽弓在講話中反駁了指「上影集團」生產的影片有局限性的人，矛頭實際上是指向第五代電影家。他駁斥那些「熱衷於『超前意識』」的人，說他們荒唐，並罵那些說「影片有觀眾不一定是好事」的人，指他們是在「騙人」。他這裏主要抨擊的是北影廠的田壯壯（《獵鴉扎撒》、《盜馬賊》的導演）。田是新銳導演陳凱歌兒童時代的摯友和

電影院同學，他去年公然說他的《盜馬賊》是「拍給下個世紀的觀眾看的」（見《大眾電影》一九八六年九月），引起了軒然大波。田不屈從領導的意圖，當然是由於有個任北京兒童電影廠廠長的老演員、母親子藍撐着保護傘，但還有內因，那就是他倔強的脾性和對於他自己的創作的執着。

吳貽弓的講話，對北方青年電影家頗有些橫掃。一切的態度，第五代電影家最負盛名的陳凱歌也在

作品進行光明正大的較量」，不如借助反資運動煞煞人家的「歪風」。

和程季華），只有一個人為青年電影藝術家說公道話那就說是北京電影學院完業尤萬生。尤發言指出，

出言而小鄧則極力反對。在高級政治家們間得不

曉曉曉曉，對所謂的「調音模式」提出了各種各樣

教訓之列。吳雖然把他自己的作品《城南舊事》與陳的《黃土地》相提並論，說這二類中國片可以打入世界，但卻加上一句：「在外國電影沙龍中站住腳」還「遠遠不夠」。與此同時，他斥責青年人蔑視中國影片，說：「也許有人會說我是『民粹主義』，但我不在乎。我要做一個中國的藝術家，而不是一個外國的藝術家或者是一個洋奴藝術家。」

他還說：「現在理論界企圖把所有的導演都變成第五代。謝晉就是謝晉……不要企圖把他們都改造成陳凱歌。」這些話可說是毫無掩飾地對陳凱歌及其追隨者的攻擊。

此篇講話的結尾處更全面流露吳貽弓的激賞：「中國之大，門闕之見，地域之見是不可避免的。自古以來，文人相輕，可悲的是至今仍是如此。」我以為在提出打倒「謝晉模式」的同時，實際上有另一種「模式」，想要取而代之，但又並非正大光明地以作品來作較量。」

吳貽弓發炮攻擊探索影片，除了「門闕之見」，還有其他原因。在陳凱歌的《黃土地》出產同時，吳自己拍的一部《新潮》影片《姐姐》也問世了。《姐姐》沒有對白，故事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沙漠地帶發生，也是企圖以半生不熟的洋技巧拍的探索片。結果《姐姐》被冷落了，甚至被同輩和青年電影家取笑。吳拍《姐姐》的助理江海洋也是陳凱歌和田壯壯的同班同學。江去年底拍校的《最後的太陽》雖然有新意，但也為評論界和北京「影壇」所輕視。諸如此類的恩恩怨怨，恐怕也促成了吳貽弓這次反攻倒算的決心。

也許吳貽弓以及支持他的人最後也覺得「光用

作品進行光明正大的較量」，不如借助反資運動築

築人家的「歪風」。

文「吳文發表後不久，《光明日報》文藝部同廣播

影視部召開了一個電影創作座談會，專門討論吳貽弓的文章，並在六月五日及七月三日《光明日報》上分別刊登了發言摘錄。第一次摘登的材料有三任

剛剛讓位的石方禹，以及新就任的前峨嵋廠長滕進

賢。發言集中強調電影要為人民服務，萬萬不能讓

影戲倫為導演個人感情宣洩的產物。行將卸任返滬

的石方禹贊同吳貽弓提出的有人攻擊「謝晉模式」，

要用另一種模式取而代之的說法；他還用反對學潮

的宣傳口吻說：「人們對『大破大立』記憶猶新，但願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似乎把第五代說成了

未改造的紅衛兵。新局長滕進賢則指摘尋根的、暴力的、心理的、現代派和非民族性的片子。總之，

從土到洋的，他全罵了一遍。

在「反資」鬥爭期間，陳凱歌被擋淺不讓出國，不足為奇。但到了七月初，「反資」運動已陷入低潮，《光明日報》居然還拋出了第二批發言材料，用影視部長文知生和副部長丁喬的意見壓軸，可謂用心良苦。艾知生不點名地批評田壯壯，指斥他脫離人民和時代的思想，否定田所宣揚的為下一個世紀、為少數人服務的創作意圖，只是「重複三十年代提出的象牙之塔，即所謂為藝術而藝術。」他也

不滿一些人「一提傳統，就去找愚昧、落後、原始

的小說《紅高粱》，算是幸免於難。

去年北京青年電影評論學會會指出大陸電影界

的怪異現象：一方面「探索影片往往一波三折，難

以存活；另一方面，大量的平庸之作則入無人之境，

鳴（《絕響》導演）也放棄了原定的計劃去考慮票房。陳凱歌好容易拍完阿城的《孩子王》，要去美

國「進修」一年。只有張藝謀仍在山東鄉間拍莫言

的小說《紅高粱》，算是幸免於難。

八個月來的動盪，我相信不足以毀壞「新時期

電影界來之不易的那些可憐的成就，但在那些虛假的響亮口號仍迴蕩空中，我們還可以聽到宗派頭目和平庸的人兜售新銳藝術家所作的努力。眼看中國

大陸具探索精神的藝術家在又一場上層的權利之爭當中被圍困，人們只能夠替他們扼腕，為中國文化而悲歎。

和程季華）只有十個人為青年電影藝術家說公道

話。那就是北京電影學院院長沈萬生。沈發言指出：

電影學院八屆畢業生拍攝的影片中只有四分之一

屬於「探索片」，其餘三分之二是娛樂驚險片和常

規電影。他還說，這一批藝術家由於自身的特殊經

歷（即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運動），他們的視覺和

我們社會主義電影事業的寶貴財富。」